

从现代汉语的特质和语言教学的需要看汉语的词类研究

周清海

摘要

由于现代汉语是“古今杂糅、南北混合”的语言，再加上外来语言的影响，使语法研究、应用语法体系说明语言现象，出现了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也就是不够“贴切”，也使研究成果不能充分应用到语言教学中。这当然包括汉语词类的研究。本文将从现代汉语的语言状况和语言教学的需要，探讨和语法研究以及词类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全球华语语法 词类 《现代汉语词典》

一、汉语的语言特质与汉语语法和词类的研究

1.0 改革开放之后，现代汉语和华语相互融合，语言不稳定的情况特别多

现代汉语是“古今杂糅、南北混合”的语言，加上受到外来语言的影响，就使得汉语语法研究以及汉语词类研究出现一些难题，也使研究成果不能充分应用到语言教学中。因为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因此这个语言的词汇和语法，就有许多例外的情况。朱德熙先生在讨论语法论文的语料选择不当时，说了下面的话：“这种情况……反映出现代汉语标准语本身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书面语和口语上都有所表现。拿汉语书面语来说，它不能不受到以下几种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的干扰。首先是作者很难避免他自己方言的影响。其次，由于汉字的某些特性，我们能够随时轻而易举地从古书里把一些古汉语句式搬过来用。最后，书面语还不断直接或间接（通过翻译作品）受到外国语的影响产生新的‘欧化’句式。除此之外，由于现代书面汉语跟日常口语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别，这就使一般人要学会用书面语写作成为一件相当吃力的事。结果是报纸书刊上大量出现‘病句’。”（朱德熙，1999，页140）

朱先生提及的现象，就是我所说的“古今杂糅、南北混合”的现象。加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现代汉语和华语相互融合，不稳定的情况也就特别多。“很”用在名词前边，如：“很君子”，是不普遍的，但古汉语里“君不君”，“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之类名词前有状语，名词用为动词，却是古汉语里普遍的语法规律。如果以“能够受数量词修饰，一般不能够受副词修饰”作为名词的特点，显然“很阿Q”、“很君子”就是例外。看到下面的例句：

- (1) 他看起来很精神。
- (2) 这样的研究方法不太科学。
- (3) 这是非常理想的构想。
- (4) 处理这类问题不能太机械。
- (5) 人人可公益。

就补充说“这些名词或名词性短语都是充当谓语，才能被修饰”。看到“管他票不票，上车就是了。”就说“只有少数名词成对连说时，才能和副词‘不’结合，如：‘不中不西’、‘人不人，鬼不鬼’、‘不人不鬼’、‘不男不女’等。”针对“很阿Q”的现象，解释说“有些具有描写性语义特征的名词，如‘淑女、狐狸’等等，也可以受副词的修饰，如‘非常淑女’、‘相当狐狸’等。”

这些继承古汉语的语法现象给现代汉语名词语法特点的描述，带来一些难题。

1.1 现代汉语所包含的古汉语语法现象，也给辞书的词类说明带来一些问题

(1)“稀奇”，《现代汉语词典》只注为“**形**稀少新奇：稀奇古怪。”但语言用例里有：“李代沫涉罪本来不该稀奇”，“据说那些地方是很稀奇女人的。”（吕翼平，2002，页118），显然“稀奇”也是动词，而且是可以带宾语的。

(2)“满意”，注为“**动**：他非常满意这个工作。”

(3)“可怜”，注为“**形**和**动**。”在**动**下用“怜悯”解释，而不用“认为可怜”解释。

其实，“稀奇”、“满意”、“可怜”等都是形容词，用为动词都是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和古汉语的“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庄子》，是一脉相承的。吕翼平认为：“我们发现现代汉语中也存在古汉语中继承下来的意动句式，……。”（同上）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如果参照形容词使动用法《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用语，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就应该一律用“认为……”来解释。

《现代汉语词典》对形容词的“使动”用法，是用“使……”解释的，如：

(4)“繁荣”，《现代汉语词典》注为**形**和**动**。在**动**下解释为“使繁荣”。

(5) “完善”，《现代汉语词典》注为形和动。在动下解释为“使完善”。

其他双音形容词“端正”、“纯洁”、“巩固”、“丰富”、“密切”、“健全”、“方便”等等，《现代汉语词典》都一律用“使……”来解释。但“熟练”尽管有“熟练技术”（使技术熟练）的用法，《现代汉语词典》却只注为形。

单音形容词“湿”、“肥”、“瘦”等，在口语里有“湿了您的东西”，“肥了个人，瘦了集体，亏了国家”，句子里的“湿”、“肥、瘦”都是继承了古汉语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热”字下注了动的用法，用“使热、加热”解释；“冷”下注“〈方〉动”，用“使冷”解释。“凉”下没有动的用法。

这些都是继承了古汉语形容词的“使动”用法。用在“X—X”和“X一下”的结构里，如“热—热”、“热一下”也都有“使动”的意义。

胡明扬先生认为形容词这样的用法，可以归为兼类。他说：“如何看待形容词带宾语的现象，语法学界还有争论。如果要维持能不能带宾语作为形容词和动词区别的标准，那么这一类形容词可以当作兼类词处理。”（胡明扬，1996）《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所注的形和动，就是这个观点的反映。

如果我们将形容词继承了古代汉语的“使动”和“意动”用法都包括在现代汉语的形容词里，承认它是形容词的语法特点之一，也就没有所谓的兼类的问题了。

除了形容词之外，名词和动词也有使动的用法。这种用法大量出现在现代书面语里，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频率更高。现在广告用语的“口味忆人”，“中国联通，知心你我”，都是“使动”的用法。“使动”的用法，古汉语是常见的：“然则王之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霸勾践”《史记》。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用法当作词类的临时活用。只是在词类的语法说明时，交代这些用法，对语言教师是必要的。

1.2 现代汉语里的例外现象应该分别处理

邢福义先生对现代汉语名词的语法特点曾经这么说：“全部名词排斥跟‘不’的组合。指的是单独一个名词不能跟‘不’字组合。‘不人不鬼’这样的说法不算，因为不单说‘不人’和‘不鬼’；‘我们不是一个想法’这样的说法也不算，因为不能单独说‘不想法’。”（邢福义，2002，页67）。

这段说明，涉及了“不人不鬼”，这是古文“君不君，臣不臣”现象的遗留，而“我们不是一个想法”却是因惯用而省略“是”。如果不省略，句子是“我们不是一个想法”，“不”是修饰“是”的。

邢先生的说明，既照顾了现代汉语的一般现象，也提及例外现象，考虑得非常全面。所举的两个例子，都是属于现代汉语里的例外现象。可是用“这样的说法不算”来说明，显然还是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朱德熙先生认为“自然语言所以能成为人类交流思想的手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弹性”（马庆株，1999，页52）。“不是一个想法”就是语言弹性的表现。语言的弹性也表现在“炕上净人”“时间已经深夜”等句子里。这些句子就是省略了“是”，才成为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陈建民，1984，页134）。

形容词加“过”，表示比较，“我高过你”，“他聪明过你”，是各地华语的共同现象。普通话要说“我比你高”。现在普通话也有“高过”、“多过”、“一浪高过一浪”的说法，但普通话不说“少过”，而说“少于”。这既和比较句有关，也和形容词能不能与“过”结合有关。至于普通话没有“少过”的说法，只是普通话里的特殊现象。这些差异的说明，既不见于词典，也不见于语法著作。语法里的词类研究都忽略这些现象，以至使词类研究的成果在语言教学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陆俭明先生等的研究都发现普通话里“礼貌、兴趣、绅士”等，在新加坡华语里也可用来修饰动词，如：

(1) 他们礼貌地和我握手道谢。

(2) 我兴趣地看着他。

(3) 他奇迹地出现，绅士地吻她的手(陆俭明，1996，页24)。

普通话里的“礼貌、兴趣、绅士”，都不能作状语。新加坡的用法显然是受了英语的影响。因此我强调语言研究也应该关注地区性的差距。

名词充当状语，也是古汉语普遍的语法现象，如：“庶民子来”、“豕人立而啼”、“蚕食诸侯”等等，现代汉语里名词充当状语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如“电话联系”、“科学用药”等等。我把这个现象叫作“古幽灵的复活”(周清海，2006，页30-33)。

1.3 现代汉语的语法著作，很少关注现代汉语和古汉语的关系

现代汉语语法要不要处理这些“古今杂糅、南北混合”以及地区华语所出现的现象？如果要处理，应该怎样处理？

在“第一届世界华语语文教学研究生论坛”上，我说：“在中国的语言和语言教学研究方面，中国的友人们强调汉语传播，一向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眼界还没有完全开放，以致使汉语与汉语教学的研究，还远远没办法满足汉语推广和汉语发展的需要”(周清海，2008)。这个说法也是基于全球化时代的要求而说的。

如果要全面处理上面的问题，显然目前的语法研究和词类研究是有局限的。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学研究中心的“全球华语语法研究计划”，扩大了汉语语法的研究范围之外，这个研究也将对汉语语法的词类研究与划分带来影响。我对邢福义先生能领导做这件事，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更对该项研究的终极工作：编写“语法长编”，寄予厚望，希望这个“语法长编”能注意解决上面提及的一些问题。

1.4 现代汉语词汇系统里不同的层次和一些有弹性的用法，也应归为特殊现象

在“古今杂糅、南北混合”的观点引导下，让我想起朱德熙先生曾说过的话：“词类划分首先得考察被划分的词的性质、来源，看它们是古汉语还是白话词，是书面语还是口语词，是新造词还是成语……。这些词分别属于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不同的层次，各自具有作为该层次的某一类词的分布特征，不能搞一刀切。”（马庆株，1999，页52）。要避免一刀切，只有把那些例外的现象另外处理，才是唯一的出路。

也就是说，讲现代汉语语法，应该尽量将古汉语的语法遗留、方言影响的现象，和一些有弹性的用法，划分出来，归为特殊现象，专门处理，另编一本专书。¹

所以，我说：“发现和解释特殊现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特殊现象的发现和解释，对以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教学者，特别重要。因为他们的教学对象，都没有或者很少有口语的语感基础。因此，我建议有关研究机构，组织研究人员编写一本参考工具书，专门处理现代汉语里的特殊现象。这是有必要的，这样的工具书将对汉语的国际推广和汉语的融合做出贡献。”（周清海，2014，页1-9）。

当然，我们也可以编一本语法长编，把特殊的现象（包括各地华语的特殊现象），都包括在内。我说“我们需要对现代汉语、各地华语做更深入的研究。为了学习与运用汉语，更为了汉语的传播，除了需要编辑更完善的词典之外，更需要编写汉语语法长篇，给汉语教材的编写人员、汉语教学人员参考。语法长篇对汉语教学，对汉语的发展与趋同，将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同上）。语法长编可以考虑将这些特殊现象用专注的方式点明处理。这样，这本语法长编，就是真正的全球华语参考语法了。

1 关于语法里特殊现象的讨论，请看周清海《语言的特殊现象》，将刊于《世界华文教学》。

二、从教学的需要看词的语法功能

2.0 语言研究为语言教学服务，是中国语言研究的优良传统

马建忠说：“斯书也，……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於西人。”（马建忠，2002，页1）。这点明了他编写的《马氏文通》是为语言学习服务的。我希望语言研究者继承《马氏文通》的传统，多从语文教学的需要考虑语言和语法的研究问题。

关于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的问题，邓守信认为：“一直以来，汉语语言学和汉语教学这两个领域的关系都有点紧张，到现在仍是如此。前者认为后者不懂汉语的机制与功能，而后者认为前者夸夸其谈，不切实际。这两个领域的交流一直相当困难。”（邓守信，2014，页9）。

要避免汉语语言学和汉语教学交流困难的问题，就要求语法研究尽量用非技术性的术语来呈现，并且注重突出汉语的语法特点，提供可操作的建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给词分类，就采用了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词类系统，把词分为12类。这是一个相当稳定的系统，也是语文教师所熟悉的系统。《现代汉语词典》采用这个词类系统，把吕叔湘等先生对教学语法的要求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2.1 语法描述必须有用

语法研究者在语法研究的实际描述里，却不一定都能做到张志公先生所强调的“有用”。比如，关于现代汉语“名词”的组合功能上，就有下面不同的说明：

一、“在组合能力上，许多名词能受数量词的修饰，全部名词排斥跟“不”的组合。”（邢福义，2002，页67）。

二、除了一些习惯说法，如“九牛二虎”、“三言两语”、“一草一木”之外，名词和量词的配合，是现代汉语的特点之一。

三、学习名词时应该把它和量词一起学习，千万不要孤立地教学名词。例如：“一头牛、两匹马、一条毛巾、一肚子主意”等等，教学

时必须当作一个单位来教。问学生“这是一头什么？”，而不要问“这是什么？”，学生回答时要说“那是一头牛”，而不是“那是牛”。不可以等到测验时才注意量词的用法（周清海，2003，页45）。

四、可数名词有自己适用的量词，如：书（本、部）、灯（盏、台）等。可数名词所能带的量词也可能不只一个，“有些名词所用的类词（也就是量词—引者按）不止一个，一般说在意义上有分别，例如‘一扇门’，指‘门’这个物体；‘一道门’指让人走进走出的地方。通用量词‘个’可以代替几乎任何一个专用的量词。例如‘一个门’可以代替‘一扇门’，也可以代替‘一道门’”。（赵元任，1979，页234）

五、不可数名词没有适用的个体量词，只能从下列四类量词中选择：1. 表示度量衡单位：一匹布、一斤肉；2. 由名词转来的量词：一桶水、一袋糖；3. 所具有的形状：一块布、一滩水；4. 不定量词：一些、一点儿。

六、语言教学、语文练习或者测验，所强调的量词就是个体单位的量词，如“米”的量词是“粒”，而不是“斤”或者“袋”、“盘”、“地”，尽管我们也用“一袋米”、“一盘米”、“一地米”，甚至是“一把米”。

因为名词所用的量词，可能不只一个，因此答案就可能不只一个，如上面所举的“一道/一扇门”。通用量词“个”，几乎可以代替任何专用量词，也不是语文考察的对象。

上面的六个说明，都注重词的组合功能。但二到六就更切合教学的需要。关于量词，邓守信认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列出很多名词与相应量词的搭配，但是我们无法用规则预测量词的出现。”（邓守信，2014，页10）。参考二到六对量词的说明，就知道邓先生只说了一部分现象。大部分量词的出现是可预测的。

另外，表示人的名词和代词都不能表示位置/地点，这是英语和华语的显著差别之一。我们可以说“我到上海去”，但不可以说“我到张三去”，虽然“上海”和“张三”都是名词。我们必须在“张三”后面加上“那里”或者“那儿”，将“张三”变成表示地点的单位，

说成“我到张三那儿/那里去”。“请你到我这里来”，也是同样的，必须在人称代词“我”之后加上“这里”，转变成为表示地点的单位，句子才能成立。英文的名词或者代词可以直接表示地点，不必加上任何成分，直接说“go to Mr. Song”，“come to me”，华语的人称名词和代词都不可以直接用来表示地点。（周清海，2003，页37、45、46）

这些都是从语言教学的需要处理语法问题，并且提供了可操作的建议。

关于形容词，根据李大忠的统计，能重叠的双音形容词，口语词占90%左右，不能重叠的双音形容词绝大部分是书面语词（李大忠，1984，页207-223）。在《华语教学语法》一书里，我因此做了这样的说明：“一般来说，具有庄严意义的或者口语里不常说的形容词，不能重叠，如“高大”可以重叠成“高高大大”，而“伟大”却不可以重叠。”但这个说明显然难以解释“美丽、丑陋、严重、透明”等为什么不能重叠，而“宽绰、亮堂、娇气、”等却可以重叠。

2.2 根据学习者所学过的词汇总结语法规律

形容词重叠的规律，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显然难以概括。这就让我们思考，应该根据学习者所学过的形容词说明重叠的规律，根据学习者学过的词汇以及语法点困难的等级，对语法点进行排序。李英哲先生等人曾合编过《实用汉语参考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他们从美国现有的几套汉语教材中选取例句的做法，是非常可取的。在汉语学习者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根据几部语言教科书的教材，决定语法点的处理，决定语法特点的说明，是教学语法必须考虑的。

2.3 鼓励语文教师参与语言现象的讨论与研究

要解决汉语语言学和汉语教学交流出现困难的问题，必须鼓励语文教师参与语言现象的讨论与研究，我更希望语言研究者和语法研究者，在自己论文的结论里，多给语文老师指出他们的研究对教学有什么

么意义，如果能更进一步提出教学的建议，就更好。我们应该提倡将研究回归到应用的精神。

当然，我们也需要有一批语言研究者对语言做精密细致的研究，对语言理论做探讨，因为这些研究和探讨最终也一定能对语言教学做出贡献。马真的《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法论》就是一部对虚词用法进行细致分析的重要著作。但是，这类研究难免用上语文老师所不熟悉的术语，让语文教师畏惧。我因此建议，语言研究者应该不时地用教师能懂的语言、从教学的立场，给语言教师总结语言研究的成果。

三、词类研究对语言教学能做什么？

3.0 词类研究是老大难的问题

汉语词类问题始终是汉语语法研究中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陆俭明，2001），而将词类研究的成果反映在辞书的编撰上，工程更是浩大。《现代汉语词典》初编时，因为词类研究不深入，只能为大部分的虚词和常见的代词、量词标明词类。只有到了第5版才给每个词注上类别（徐枢、谭景春，2009，页188）。这让我想起中国传统的训诂研究，也特别注重“虚词”，而将西方的词类划分用在古文语法的分析上，是始自清末的马建忠。马氏之前的数千年，中国人为什么不需要划分词类？《现代汉语词典》注明词类，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如果认为只注明词类就能解决语言应用里的所有问题，那就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词条“消失”下说：“消失^①（事物）逐渐减少以至没有：瞬间，一颗流星就从夜空中～了|脸上的笑容～了。”《现代汉语词典》的两个例句，“消失”都不带宾语，但语言应用里却有“名词做谓语、述语在先秦时代是其自身职能，而到了东汉已消失这种职能。”（孙良明，1994，页57）的用法。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词条“约会”下说：“约会^②预先约定相会：大伙儿～好在这儿碰头。^③预先约定的会晤：订个～|我今天晚上有个～。”作为^②的“约会”，和“约”，哪个用得更多些？能不

能说“约会蒙古草原”？还是得说“相约蒙古草原”？“约会”是不是只限于“所追求的对象”？

对母语的学习者而言，《现代汉语词典》“只为大部分的虚词和常见的代词、量词标明词类”，不只能应付50年，甚至还可以继续这样应付下去，都没有关系。但是对汉语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者而言，只注明词类就远远不够，例句和用法分析更为重要。

陆俭明举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自然”的释义说：“原先《现汉》的释义，未标注词性，因而未发现‘自然’连词的用法，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现汉》第5版的释义，标注了词性，注意到了连词的用法……”（陆俭明，2009）其实，“自然”连词的用法，除了因为需要标注词类才注意到，恐怕也是根据句例得出来的：“你应该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别人也要学习你的长处。”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是”这样解释：“①联系两种事物，表明两者同一或后者说明前者的种类、属性：《阿Q正传》的作者~鲁迅|节约~不浪费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这样说：“used like ‘be’ before nouns or pronouns to identify, describe or amplify the subject”。（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02）这里的“used like ‘be’”是说和英文的“verb to be”相当。英语的“verb to be”当谓语是不能省略的。汉语的“是”在下列3种情况下可以不用：

- (1) 今天（是）星期三。
- (2) 我（是）福建人，他（是）广东人。
- (3) 今天（是）晴天。

如果用上“是”，具有强调的意思。拿“verb to be”来解释“是”，更影响了学习者，使他们说出这样的句子：“她是美丽。”，“我是聪明”。因为英语的形容词不能充当谓语，必须用“verb to be”，而华文形容词可以单独做谓语，不需要用“是”。

3.1 词类研究的成果不应该只体现在语法的细致分类上

词类研究的成果，不应该只体现在语法的细致分类上，体现在词

典给词注上类别上，更应该体现在语言对比的研究上，体现在学习型词典，和双语词典上。目前，将词类研究的成果体现在语言学习上，为语言学习服务，还有一大段路要走。我们都习惯从母语和母语学习的角度看待现代汉语的研究，而没有从第二语言或者外语学习的角度看待汉语、从事汉语研究。尽管邢福义先生认为：“在研究成果的深度上，中国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和各个领域，都将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开展比以往更有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的专题研究。”（邢福义，2009，页5）我仍要呼吁，从汉语传播的角度看，对汉语语法研究还应该做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 陈建民 (1984)《汉语口语》，北京：北京出版社。
- 邓守信 (2014) 语言学理论和语言教学，《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
- 胡明扬 (1996) 现代汉语词类问题考察，《词类问题考察》，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李大忠 (1984) 不能重叠的双音形容词，《语法研究与探索 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陆俭明 (1996) 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一卷第一期)，24。
- 陆俭明 (2001)《陆俭明选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陆俭明 (2009)“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继续坚持并发扬学术引航的好传统，《“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二)》，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翼平 (2002)《吕翼平汉语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马建忠 (2000) 马氏文通后序，《马氏文通读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马庆株 (1999)《语法研究入门》，北京：商务印书馆。
- 孙良明 (1994)《古代汉语语法变化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页 57。
- 徐枢、谭景春 (2009) 关于“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词类标注的说明，《“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二)》，北京：商务印书馆。
- 邢福义 (2002)《汉语语法三百问》，北京：商务印书馆。
- 邢福义 (2009)《语法问题献疑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2)《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赵元任 (2005)《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清海 (2003)《华语教学语法》，新加坡：玲子传媒。
- 周清海 (2006)《文言语法纲要》，新加坡：玲子传媒。
- 周清海 (2008) 华语研究与华语教学，《暨南大学华文学报》，2008 年第 3 期。
- 周清海 (2014) 华语教学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5)，1-9。
- 朱德熙 (1999)《朱德熙文集》3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A Critical Review of Studies on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Words
—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Need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HEW, Cheng Hai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is, to a certain sense, a hybrid language, mixing ancient and modern elements as well as encompassing features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dialects.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t has been difficult to apply grammatical rules to systemically explain various linguistic phenomena. Instead, current Chinese grammar systems are often found to be neither appropriate nor applicable in language classrooms. The classification of words has shared such kind of problem. This paper presents a critical review of studies on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 features of the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needs of language teaching.

Keywords: Global 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words,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